

歐陽修貶官不貶志

李丹崖



自由談

應該說，大文學家歐陽修一生的命運是坎坷的。

天聖八年（一〇三〇年），信心滿滿的歐陽修參加了殿試，當時，殿試是由宋仁宗趙禎主持的。據當時的主考官晏殊回憶，當時的歐陽修，本來是可以中狀元的，但因為歐陽修的恃才傲物，諸位考官都有些想給他點顏色看看的意思，這一次，歐陽修僅僅得了第十四名，位列二甲進士及第。

慶曆三年（一〇四三年），在范仲淹等人推行「慶曆新政」中，歐陽修參與革新，成為革新派幹將，新政失敗以後，歐陽修上書辯駁，後被貶。

緊跟着，又一樁有傷風化的「甥女案」牽涉到了歐陽修。據司馬光《涑水紀聞》記載：「士大夫以濶議不正，咸疾歐陽修，有謗其私從子婦者。御史中丞彭思永、殿中侍御史蔣之奇，承流言劾奏之。之奇仍伏於上前，不肯起。詔二人具語所從來，皆無以對，俱坐謫官。」事件的起因，是有人彈劾說歐陽修與其侄媳婦有染，他的這位侄媳婦，原是歐陽修的妹夫的前妻所生，是親上加親，但並無血緣關係，歐陽修自知是別人誣陷，費盡唇舌來辯解，後來，最終還是沒有任何證據證實此事。但是，歐陽修因此被政敵揪着不放。歐陽修再次被貶，到了滁州。

仔細測算一下，歐陽修一生被貶三次，被貶的時候，又在各個州府平調了數次。

但是，奇怪的是，他的很多名篇佳作，都是被貶以後才寫出來的，比如《醉翁亭記》等。被貶以後的歐陽修，並沒有就此意志消沉，

而是沉浸在文人雅集和學術之中。

比如，他會在夏日，邀請一幫文人來自家裏，採來荷花，玩類似於「擊鼓傳花」的遊戲，從鼓聲起，拿起荷花的人掰下一瓣花瓣，下一人再掰，最終，誰掰下最後一瓣花瓣，此人飲酒，可以說是曲水流觴，無限風雅。

宋英宗治平四年（一〇六七年）歐陽修再次遭誹謗，自請外任。歐陽修在被貶到亳州之後，行走在亳州的大街小巷，州城和田野，都留下了他許多詩篇。後來，這些詩篇被收錄在《歸田錄》中。這本書中，有很多經典的篇目，比如《賣油翁》，就寫於亳州。

歐陽修在亳州任知州的時候，已經是晚年了，他除了處理政務之外，就是飲酒和作詩，還投入到對年輕時所寫文章的修改之中去。歐陽修是個較真的人，他對自己先前寫過的文章修改得十分仔細，連妻子都看不下去了，勸他說：「你都這個年歲了，還費這個心幹啥？還怕老先生罵你呀？」歐陽修答曰：「不怕先生罵，卻怕後生笑。」一句「卻怕後生笑」足見其對自己作品的嚴謹態度。试想，現如今的作家，有多少把作品寫好之後，就發之大吉、放之大吉了。

綜觀歐陽修一生的浮沉，仍不妨礙他是一個可愛的人，也是一個值得讓人敬佩的人。

現在想來，歐陽修之所以值得讓人敬佩，原因有三：一是屢敗屢戰，處於生命的低谷而心若幽蘭，沒有自我沉淪；二是在挫敗之時仍能不忘雅好，是一個有情懷和有情趣的人；三是他精益求精的治學精神。

一言以蔽之，歐陽修是貶官不貶志。



柳絮紛飛

富起來了真好，科研上了台階，之後又帶動其他領域，就像散裂中子源，具有連鎖效應。最近，「中國散裂中子源」舉辦了一個學術討論會，內地和香港的專家參加。跟着去看看，我哪裏懂得，倒是對會上的幾個現象印象深刻。

科學家們的會議到點就開始，歡迎詞一兩句，接着開門見山直入主題。他們正在討論中子/同步輻射裝置，這是一門極具前沿性的學科。台上的主講人把公式、圖像、數據打在屏幕上，以此為依託進行闡述。科學家們說話的特點是思維快，語速快，脫口而出，很少看講稿，沒有什麼語氣詞。要講的內容都刻在腦子裏了，層次分明，清清楚楚。

台上的聽講者們也不見做筆記，科學家們的腦子真是好用，聽到什麼新信息立即儲存進大腦，同時，腦子裏相關的信息瞬間跳出來，新的舊的相互作用，又形成另一個新的問題或新的啟示，又儲存起來。於是一到提問時間，噼裏啪啦地隨口提問，得到的答案也不作記錄，又儲存起來了。

主辦這種會議，是不用操心會場秩序的，

科普「散裂中子源」

小冰

與會者都豎起耳朵專心致志，生怕漏了點什麼，連衛生間都不上。討論總是非常熱烈，會議時間總是延長了又延長，午餐時間總是推後了又推後，壓縮了又壓縮，否則就影響下午的進程。

散裂中子源研究，是高能物理學的一門複雜學科，世界科學家們前赴後繼地進行研究。中國是繼英國、美國、日本之後第四個擁有這種大型裝置的國家，技術世界領先，設備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自己製造的。這一點很重要，用自己製造的設備，不怕被封鎖。太深奧了，科學家要有很豐富的物理學知識，才能駕馭研究。

「什麼是散裂中子源呢？能否用通俗的方法解釋一下？」場外，我問一個笑咪咪的科研秘書。她耐心地給我科普，又給我看資料：「……當質子打到重核上，例如汞和鎢，散發出一定數量的中子，之後重核裂開，又發散出更多的中子，這個過程就叫散裂中子源。」看我還是茫然，她又翻到另一頁：「就像打台球，球桿擊中母球，母球撞擊子球堆，子球向不同的方向發散，發散的能量反覆作用，又產生新的能量。」多簡單啦！如此接地氣，我懂了。

散裂中子源是我國的科研重器，能為許多科研領域提供先進的研究手段。裂變再裂變，

放大再放大，一根頭髮絲的直徑是幾萬納米，而小於納米的還有埃、皮米、飛米、阿米。太奇妙了，我高山仰止。

據介紹，肉眼只能分辨0.1毫米的物質，很多微小的物質看不到，例如由細菌和病毒引起的感冒，病毒個體極小，要借助儀器來觀察；我們的飲用水，用傳統方法查不出水裏的有毒元素汞，但是用中子技術是可以的。科學家探索各種方法，希望在不損害物質的情況下，看到內部的微觀結構。秘書還告訴我：「如果用X光檢查，有些活體就活不了，換用中子檢查，沒事兒的，因為中子是一種不帶電的粒子。」

科研也好，民企也罷，久而久之都會互為轉換，科研為民企所用，民企靠科研發展。現在到了內地，經常聽人說起科研、科創、科技產品，事事與科技相結合，經常可見「擔起袖子加油幹」的景象。

中國散裂中子源基地，坐落於東莞大朗鎮的一片荔枝園裏，一座座白色建築被青山綠水環抱。說起東莞，你應該想到了華為。不僅華為，還有不少世界五百強的電子、生物、機電、新材料等企業，那裏正在成為又一個科技重地。

牛犇回首香港往事

劉深



藝苑草

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周年，回首七十年前的難忘情景，「演一輩子小人物」的電影界老前輩牛犇先生感慨萬千。七十年前，新中國誕生的喜訊傳到香港，當時在香港的一批進步電影人響應祖國的召喚，紛紛踏上投奔祖國懷抱的人生新旅途，其中包括年僅十四歲的牛犇。

一九四八年前後，牛犇跟隨攝製組與一批進步導演和演員到了香港。那裏匯集了一批來自上海的電影人，於是，香港地區有了華語電影，如《清宮秘史》、《山河淚》及《國魂》等優秀影片，在東南亞地區影響很大。這些內地明星對香港華語電影產生了深遠的影響，為後來港產片的蓬勃興旺奠定了基礎。

當時，永華影業公司剛成立一年，是頂尖的私營電影製片廠，不僅設備齊全，還網羅了當時中國的一流人才。編導委員會以歐陽予倩為首，編劇有柯靈、周白，導演有卜萬蒼、朱石麟、李萍倩、張駿祥，演員具有劉琼、陶金、王元龍，女演員有李麗華、白楊、舒繡文等。

在香港的兩年左右時光中，牛犇和一代明星藝人合作了很多影片：張駿祥執導的《火葬》，講述一對青年男女雙雙殉情的悲劇故事，白楊和陶金主演，牛犇扮演小丈夫，扮演童養媳的是白楊。程步高執導的《海誓》，男女主角是陶金和李麗華，講述漁民和漁婦之間的恩怨情仇，牛犇扮演李麗華的弟弟。卜萬蒼導演《大涼山恩仇記》，最早反映涼山彝族自治區的電影，講述漢族和彝族冤冤相報，最後修好的故事。劉琼、鮑方、舒繡文、孫景璐、羅維、牛犇等主演。

回憶當年，牛犇還記得影壇常青樹李麗華對他的悉心呵護，在張駿祥家過聖誕節，包餃子，他站在椅子上和飽兒；惡作劇調侃陶金等很多往事。他還記得在香港先後就讀九龍塘小學和香港中學，記得當年的校歌；上學期間用演戲特長給學校募捐。



▲牛犇曾在中國金鷹電視藝術節講述入黨故事 大公報資料圖片

◀《國魂》電影海報 資料圖片

牛犇回憶，七十年前北京舉行開國大典的時候，廣州還沒有解放。當時在香港的進步文化人組織了讀書會，經常交流一些內地的情況和解放軍節節勝利的消息，人們充滿喜悅和興奮雀躍。當時的港英政府嚴禁這種地下政治活動，被查到要驅逐出境。為了紀念新中國的成立，進步文化人決定到香港的山頂上擺一個五星紅旗的圖案，用現在的話說叫「行為藝術」。當時牛犇年紀小，只能在旁邊站着看，讓他非常羨慕。那些明星說，這個圖案要是有個逗號就好了，可以讓小牛當個「逗點兒」。

牛老說：「我當時對政治還懵懵懂懂，但是，在進步文化人的影響下，沒有走歪路，這種影響潛移默化，影響了我的一生。」

牛老深情回憶：「我是在電影界老藝人的呵護下長大的，俗話說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這種指引和關愛是金錢無法衡量的。我現在已經八十多歲了，老藝人大部分已經不在人世了，我很懷念他們，想起他們心裏還是那麼親熱，那麼難忘，給了我感情上很大的滿足。在我正成長的年紀，我失去的親人感情和家庭溫暖，他們給我做了很好的補充，那是精神上的豐富的營養。他們這些人為什麼能成為明星？有他們的藝術天賦和

付出，一輩子影響着我，伴我成長。他們的人品和藝德，是別人感受不到的。」

一九四九年十月，廣州剛解放，牛犇隨香港進步藝人到廣州慰問南下解放大軍。當時他剛剛在馬連良訪港演出《三娘教子》中應邀客串，大幅海報上寫着：「香港童星客串小東人」。在廣州的慰問演出中，牛犇和錢千里搭檔演了個節目，叫《紅軍來了》。

新中國成立後，牛犇隨在港進步文化人回到內地，一臉熱血去建設新中國。這些明星影人在香港有優厚的待遇和良好的藝術創作氛圍，又有大量影迷，為什麼他們還是毫不猶豫地要離開那裏？這段歷史在今天的年輕人看來恐怕難以理解。

牛老說：「我是舊社會過來的人，經歷了民國的戰亂，日本侵略，接着又是解放戰爭的戰火，不要說搞藝術，就是安定的生活和生命安全都沒有保障。尤其是那個年代國民黨政府的腐敗，帝國主義侵略，中國人在自己的土地上，卻受着他們欺負。社會的不平等，受人欺負；加上封建思想和陳腐的傳統對人的殘害，中國人在水深火熱中；物價飛漲，民不聊生，百姓的生活惶惶不可終日，誰不盼望有個平安安定的日子呢？那就是最大的幸福。」（上）

雨巷

陸小鹿



天南地北

去平江路的時候，天空中飄着微雨。

前一天晚上，我宿在肖家巷一家「明式書齋」主題的客棧裏。老房子的牆上掛着幾幅中國字畫，書桌上鋪着紅格宣紙、毛筆，書架上擺着茶具、焚香爐，我還注意到門旁掛着一把油紙傘。

那天晚上，我就祈禱最好明天能下點小雨，撐着油紙傘走在古巷裏多有江南的意境。

次日清晨，睜開眼，窗戶上朦朧朧的，果然下雨了。好開心呀，我撐起油紙傘就去了平江路。

江南的小雨，細細密密，打在青石板上也濺不起什麼水花。窄窄的一條平江路，每隔幾米，地上就安有一個小音箱，來回播放着越劇評彈，軟軟酥酥的，彷彿剛剛喝下的一碗糖粥，貼心又潤肺。

平江路兩側，開着一些小店舖，名字都出奇的有意思，叫人過目不忘。有一家叫「上下若」，三個字寫成甲骨文，意為天地人和，四方依順；有一家叫「桃花塢」，嫵媚中透着絲絲軟軟。然後，走着走着，我就猝不及防看到「丁香巷」三個字。

我一下愣在原地。這是戴望舒筆下的雨巷嗎？眼前這條巷子，悠長悠長的，此刻就在雨水中寂寥地淋濕着。我撐着油紙傘站在巷口，雖然沒有丁香一樣的顏色和芬芳，但在此一刻，我情不自禁將自己代入了詩中。

一直很喜歡《雨巷》這首詩，婉約清麗的詩風，瀰漫出淡淡的憂傷。春天時，我收看了《經典詠流傳》第二季，在第八期節目裏，看到趙照抱起了

一把結他，深情唱起了《雨巷》：「撐着油紙傘，獨自/彷徨在悠長，悠長/又寂寥的雨巷/我希望逢着/一個丁香一樣地/結着愁怨的姑娘/她是有丁香一樣的顏色/丁香一樣的芬芳/丁香一樣的憂愁/在雨中哀怨/哀怨又彷徨……」趙照的歌聲，哀而不傷，沒有炫技的高音，淺淺的吟唱，反而營造出一種朦朧之美，打動人心。

《雨巷》寫於一九二七年，那一年戴望舒才二十二歲。彼時，大革命失敗，作為一名有志青年，他迫切想要知道這個國家的前途到底在哪裏，心中充滿對未來的迷惘和惆悵。悠長的巷子，丁香一樣的姑娘，太息一般的眼光，代表了詩人一顆憂鬱敏感的心，蘊含着古典意味的生命感受。這首詩最吸引人之處在於它的音律美，重複回環的字眼使得意境成倍增長。因為這首詩，戴望舒被人們稱為「雨巷詩人」。

實際上，平江路的丁香巷並非戴望舒筆下的雨巷，詩人本身或許沒有來過蘇州丁香巷，他寫的是別處的一條巷。然而，在這個微雨的清晨，撐着油紙傘的我意外邂逅丁香巷，由丁香巷三個字聯想起雨巷，這份欣喜還是令我激動了許久。

經典之作，也許平時像靜水一樣深流，但在某個時刻，當你重新想起它，心湖就會劃開一圈又一圈的漣漪。



▶平江路雨時頗有《雨巷》之神韻 資料圖片



如是見

曼子業餘時間經營一個家庭農場，有環湖農田千畝，她在清亮的湖邊建了小屋居住，日日以湖水為伴。

秋分日，曼子發了一則朋友圈，只有短短一句話：稻子熟了。照片上，她坐在窗邊，面朝大片金黃的稻田，可以看到沉甸甸的稻穗已快垂到地面，遠遠的稻田邊上，是一面澄澈的湖水，天藍雲白，秋高氣爽。

曼子說農場每逢周末都會有親子活動，給孩子們提供親近大自然的機會。國慶期間安排的就有收割稻子的活動，讓孩子們在稻田裏撒歡奔跑打滾。她說：那真是一幅令人欣喜滿懷的秋收圖。

能擁有如此美景，真是一個令人艷羨的幸福的「地主」。可惜除了去郊遊，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日日擁有這樣的秋色圖。

九月中旬的一天，我看到小燕的朋友圈寫道：「秋天是一幅油畫。」配圖為一扇潔淨的

一窗秋色

黃曄

落地窗，四角裝飾着中式的菱格，有溫暖的陽光斜斜地透進來，窗外是好看的欒樹，剛剛爆出細碎的黃花，樹葉濃綠，是初秋的模样。

月底的一天，她這樣說：「秋天是一幅不斷調色的油畫。」依然是之前的那扇窗，欒樹卻已是綠葉黃花紅果相映，濃墨重彩，十分養眼。

小燕在窗台上，一左一右擺放了兩個青花瓷花瓶，水培銅錢草一葉葉探出頭來，像貪玩的孩子在偷看窗外美景。中間卻是一個粉牆黛瓦造型的花盆，一株文竹臬臬亭亭，錯落有致，頗有幾分江南秋之味的意蘊。

文友淡淡周末買菜回家的路上，隨手採了一把狗尾草，再從露台摘幾支開着小白花的飛蓬，用萌萌的搪瓷杯玻璃瓶插了，擺在廚房的窗台上，就是一幅小清新的秋色圖。

淡淡有趣，還在旁邊豎了兩把胖胖的木柄上畫有笑臉的小勺小叉。更有趣的是，因為不會和麵擀麵皮，淡淡發明了將餃子皮改良用來

做水煎包子，一點小小的創意，是江南女子熱愛生活的靈氣和用心。

身居城市，無緣田野秋景，只要用心，便能給自己創作一幅美妙的秋色圖。

想起來我家也曾經有一扇可以看風景的窗，可以看到後山的四季變化，我還曾用窗框做相框，拍過春天的油菜花，秋天的欒樹。

周末和朋友一起到長江南岸的山體公園漫步，山上色彩斑斕，卻並不喧囂，秋天擁有沉靜的氣質。

我們站在觀景台上眺望，一江碧水環繞着高樓林立的城市，美得讓人心生自豪之情。選了一個很滿意的角度，用紅彤彤的南天竹做前景，拍下遠山、長江和城市，正是宋代詩人錢選的「山色空濛翠欲流，長江清淺一天秋。」回家拿這照片做了電腦桌面，意外發現屏幕邊框就像窗框，恰好為我框出了一窗秋色。

時已秋分，秋意漸濃，我期待着小燕的下一個朋友圈，也希望看到淡淡的另一幅小清新。